

齋子

鷦冠子

彭南子

湖北先正遺書 子部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
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
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
子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
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
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
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
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

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
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
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
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
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
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
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
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

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畧
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
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
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跡聿興書事之官置
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
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縟英華日新雕琢
性情振其微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
同寔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

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
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
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啟沃彌綸彝訓
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嚮熊爲
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旣文王之師書乃
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
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
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
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裁浮辭用申
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

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
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脩文垂拱無
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
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
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
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泊灑餘潤於纖枯
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
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鬻子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爲政之具也

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博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爲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

則已矣

言君子脩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

事必爲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安爲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

由也

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

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咸由於

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而不能必見受於衆目視

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

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而不能必入盡忠盡

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謹進用

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

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

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思言之不必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安言正色端而不能必見信

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君子非人者不

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君子非人者不

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君子非人者不

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言君子但爲善將以攻惡

於行不顯之故非非者行是言是非非於人是所同

於言說也也非於人者人亦非

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善惡在

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身是所

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而道諭矣忠謀事必
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忠謀事必
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
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

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
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跡終政教之端
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焉而不有行
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
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
大師問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
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

道以政術

敢問人有太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
王思存大道以終政

事心跡在於經遠所
以先問於太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
言有太忘也

文王

曰敢問太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
文王之問文王欲然終太忘之

理故曰其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

身乃喪其軀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身

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其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其行

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

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

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也

所以為明

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

不獨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衆

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力生於神王者有國必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上帝社稷山川神跡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

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戲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而

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吏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爲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

善最之功也福歸於君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

焉國土平康而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頊高

爲君之福者也辛唐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

虞也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

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淪可以崇遠也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

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

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
官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爲柞臼以利萬姓作張矢以威天下造
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
序高辛氏作韜鞬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
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
之舜乃舉禹爲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
穀禹爲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爲士師以理獄訟重
爲其工以典衆作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爲秩
宗以典三禮夔爲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
歌南風之詩夏禹儔風沐雨冠履不顧數九土乘
四載鑿龍門闢伊闕道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
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爲盛故百代不易爲偏爲
教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王但
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爲替
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

往則道不可
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

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

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

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

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

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

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

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脩於道脩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

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

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士民與之明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

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

唱然後和

人主總群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

已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

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

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

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

別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尹民具爾瞻

主之所授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

丞故封侯之士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卿

相君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

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